楚詞箋註

楚詞箋註上 第二卷

吉陽李陳玉石守父評

天問

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惡未必獲罪忠未必見賞邪未必見誅冥漠主宰政有難諳故著天問以自解此屈子思君之至所以發憤而爲此也不曰問天曰天問者問天則當人之怨尤天問則上帝之前有此一段疑情憑人猜𥸤𢿱子天對失其旨矣

天問當分作三大段自日遂古之初起至曜靈安藏止爲上段共四十四句是問天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止共六十八句爲中一段是問地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禹之力獻功起至末忠名彌彰止共二百六十一句爲後一段是問人間事許多不可解處天既生君子又生小人有許多君子做得起亦有許多君子做不起有許多小人做不起亦有許多小人做得起究竟歸于君子有嘗名在世纒綿淒惻不離忠孝之旨

此天問所以令人欷歔欲絶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繇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劈頭四語便欲置身開闢之先問初頭第一個人是甚人發問便奇有是人而後考到無形傳到至今也人所不見謂之冥人所共見謂之昭見不可思謂之瞢可思而不能言謂之闇極者人有眼如豆有足不飛肚皮如椰子大然而世界廣大微細一一炤徹必有其故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馮翼翼

翼言其氣之莽蕩難控揣也惟像者從無控揣中設出渾天等器使無像惟形者忽有其像也葢世間一切不可解事從此起矣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明闇闇卽佛氏所謂空劫前事邵子皇極經世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物未生之時三合則申子辰水寅午戌火巳酉丑金亥卯未木五行從茲而起因有五行世界以起本其氣所自來也化其氣所自變也舊註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三

不生以此爲三合意天外又有陰陽陰陽外又有

天耶舛甚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上問無形無像畢到此方問有形有像世傳天有

九重地有四維八幹營度初作卽今西洋天主教

稱世界爲天主所造是也不謂中國數千年前已

有人作此想矣幹維必有所紐紐繫南北二極必有所附加皆故爲癡語葢天地原係一氣所成既是一氣天自在虛空中地毬自在天中譬如人身全是一團活氣欲上即上欲下即下在天地中間本無依倚有何所繫有何所加乎則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白知其故不必問矣世傳地下有八柱以關地脉既有八柱以當八方則東南便不應虧此所以云何當也僻閒謂之隈方隅謂之隅隈如二氏所稱天官不一偶如五方丹天蒼天旻天玄天

欽天之不同曆象之家動稱步天天豈有所沓乎今以十二辰分天步者是焉分之日月安屬列星安陬即中庸日月星辰繫焉之意換一屬字陬字與前安放安屬同一幻想痴想屈子非不知其故特欲問下面人事種種先爲是迂遠之言此文字之妙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有形有象中無大于日月故又取而單問之湯谷

即陽谷日出處海波如沸故又名湯谷日所入爲大蒙汜水涯也問以所行幾里問得可謂極奇月稱夜光立名又奇死而復育稱何德顧菟在腹稱何利都是滿肚皮幻想痴想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天之神女無夫而生九子此天之生氣不可測也伯強大厲疫鬼所至傷人上天慈惠之氣安在既生女岐又生伯強豈天上亦有上官子蘭輩耶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角東方之宿旦見于東方日便出曜靈日名角宿未旦則不知曜靈所在此亦是故作痴語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即唐人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光老半是此中催之意　以上問天上許多不可解也止此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此段欲問地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而先從鯀禹問
起者蓋地上事自鯀父子治水平土後始有可問
處亦以前女嬃之詈以鯀方之故胸中不平丟開
許多聖賢不問而數數爲鯀致詰也大有爲鯀辯
屈之意在鴻卽洪水之洪古字通用汩治也鯀旣
不任汩鴻則在庭之衆便不當稱舉且保任之卽
帝不課而試亦明明信鯀之才可任也功未成而
身死鴟龜曳銜其屍鯀聽帝刑而不敢爭者亦勞
臣服罪之小心也設使順其所欲爲安知不成功

而又何刑乎乃永遏于羽山三年不用功成則天下頌功功不成則天下稱罪亦寃矣禹自其腹出而變化若是遂乃告厥成功然曰前緒曰成功曰續初繼業明明禹之功皆鮌之功豈父子之間亦有命邪禹善變化而鮌婞直特謀不同耳

洪泉極深何以寘音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此再問禹之治水同一極深之洪泉禹能寘之而鮌何不能同一地方禹則水落地出遂爲高墳施

九則成賦而鮌又不能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
禹豈有此神運邪江海之廣一一疏導而皆遍歷
之禹今成功孰知皆鮌所營哉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嶞其衍幾何

自鮌父子平水土後地上諸事始一一可問此下
皆問地上諸事康回共工名世傳共工與顓頊爭
帝憑其盛怒觸不周之山因而天柱折地維絕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荒唐怪謬之言屈子借之與痴人說夢也錯即錯繡之義洿即洿美之義言水土之茂美何其多也水流盡東必有銷歸之處且天道東西為經南北為緯修言其長順橢言其廣狹衍邊幅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崑崙為地上第一大物故言四方畢即首問之世傳崑崙五峯中峯齊天上有縣圃有城九重曰增

城四方皆有門惟西北隅一門乃旁啓以納不周
之風者縣古懸字懸圃者神人之圃懸于中峯之
上上上不粘天下不粘地故尻字最奇尻臀尾所坐
處也既是懸圃則所坐當于何處城既九重積漸
而增則高當幾里四方有門此極高入天之處當
誰從之出入既居至高以總天下之氣又有何氣
過于此者而納之此數問似痴似慧以難倒天下
一班大痴之輩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日旣行天決無有不到之處而世傳天之西北有無日處有龍銜燭炤之又有日出處値羲和馭日尚未到則有木名若木赤華炤地以代日光此光當從何來若此木有光則日光落第二頭矣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冬煖夏寒以況得地者氣候不同也西方有石林其獸能言舉能言之獸以況讒慝之輩皆獸而能言者也虬龍子負有力之熊而行與九頭蛇皆爲怪物之尤儵忽莊子所謂北海之帝也旣有此帝則以上怪物安得恣肆乎不死之鄉如小說雞窠中小兒乃七世祖父長人之鄉如防風氏及春秋所載長狄若使人皆有此壽命有此骨相將何事不可爲世間小人盡如此君子寧有幾存乎靡蓱枲華似是言其小物受地氣之異所生極大蓱本

水中小草可以塞九衢枲蕀寔之有子者其花甚小與蘼蕪九衢同舉則亦至大之謂猶世所云棗大于瓜葉大于樹也安居者此徵實之詞也萍九衢蛇吞象皆至小爲大之況黑水三危禹貢治水之地立趾即交趾此又言西南之地亦有延年之術登天之所私乎抑人謀可至此乎鯪魚即鯪鯉穿山甲也能穿數十里山喻小人之力可入深窖之地鬿堆食人之雀出北號山狀如雞白首鼠足喻小人之惡食不擇人世傳堯時十日並出羿射

其九日日中烏皆死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爲九烏解羽處天上之日羿可彎弓彈之則小人之力天亦無奈何矣此段語意深厚解者多不達其問意故爲詳詮之以上問地上許多不可解也止此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

此下至末乃問人間事許多不可解處而仍以禹起者始終爲鮌婞直一語不平也塗山女世傳爲

九尾狐遇禹于台桑此若爲禹分解又若嘲之此天問所以悲喜無端也言禹既纘父之功欲獻之帝則降省下土四方之不暇而與女子通乎又代爲解曰憐憫厥妃與之匹合者爲後嗣計耳既而又嘲之曰人與狐嗜慾不同味而快一朝之飽乎鼂與朝楚詞通用天問會鼂爭盟九歌鼂馳騖夫江臯夕弭節乎北渚皆作朝夕之朝通用疑古篆文相似抑簡冊流傳之訛爾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音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

婦射鞫(音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古境字)地

按古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蠥孽同禹旣以天下傳益則啓在所廢見廢者拘辥之于蠥不令其出達則啓用是憂矣何一旦卒然離彼蠥名仍不失獄訟朝覲謳歌之歸備萬一事不成則衆射之的而衆人鞫罪之地矣究竟故物不失身名又全似后益方作革命之事禹又播種下子矣啓棘賓商舊解謂啓夢上賓于天得

帝樂以歸非也棘至也蓋言啓之禱祈直至高得天下其後猶在三恪之位九辯九歌禹祀不絕可知禹當日閔妃匹合厥身是繼所爲者長耳不然降省下土四方之日何急急于得子而所合之妃僅辛壬癸甲四日遂從此死分境地非勤子屠母而何古文竟境同猶縣懸同也世傳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軒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即化石也若果如此解屈原亦是與

痴人說痴話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鯀禹之後既寢昌矣胡為又生一夷羿以亂之且不但革孽夏民已也河伯化為白龍羿見而射眇其左目雒嬪伏羲氏女羿又夢與之交則是鬼神皆供其淫逞之具珧蜃屬甲可飾刀柄決以象骨為之所以鉤弦開體者羿馮此二物天下莫能當

既射大豕以刀斷之蒸肉作膏獻之上帝帝亦不
爲順既不以爲順則又胡爲縱之傾人國家邪浞
本羿臣娶于純狐之女其妻始爲浞晝謀葢以羿
負絕人之技射能貫革彼此不兩立終是交吞之
局不如早下手爲强耳撰策也雖是天之假手然
發策自婦人假手在逆輩堂堂鯀禹苗裔曾不得
手刃以告天下后帝佑善之謂何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
莆雚是營何繇并投而鮌疾修盈

羿有窮之君也若謂窮越在險阻夏之子孫與天下勤王之師阻于不能征則彼可以越巖而來我亦可以越巖而往且以鮌之神靈死猶能爲黃熊隨巫祝而活今何不一一發憤佐其子孫赫怒邪秬黍宗廟之粢盛莆雚雜草妨粢盛者凡思禹之明德無不種秬黍而屏莆雚今胡爲而并投宗廟之祀半荒矣則又歸過于鮌之不德而曰其爲子孫病者長滿也甚矣鮌之寃也至子孫多歷年所猶不得白則何不仍一黃熊之化以顯其赫赫邪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此下皆承上化熊事而廣引之昔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言王子喬有此仙術鮌旣有神何不効之嬰茀猶言觸茀也臧與藏同天式縱橫言得道者天度縱橫自如也離傷也陽爲受傷而死其寔不須臾而復活也屈子滿肚悲憤其

爲文鄭躅反覆不倫不理令人莫得其端緒有如此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此又因化鳥之事而廣言之蓱翳雨師名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而共一膺神仙傳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釋舟陵行捨水而陸遷舟也此四者葢言世間事無所不有而可無端而興體可無端而雙山可無端而抃安舟可無端

而陵行皆有神力者化之鮌獨不可再化而爲夏之子孫一發憤邪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淫子淫其嫂女岐徑至岐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女岐爲澆縫裳于是共舍而宿少康夜襲之初誤以女岐頭爲澆首斷之此節語意從來解者亦不明葢言少康此舉恰好相値皆天意默相使在羿時肯如此默

相一番則禹祀久復矣何爲羿漏網而澆獨正罪邪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舊註以此節爲少康事湯疑康字之誤不知下文桀伐蒙山此爲湯事明矣斟尋國名與斟灌皆夏後昔夏相失國依于二斟爲澆所滅自是以後凡失國而來依者皆以斟尋爲覆舟之戒湯謀治旅伐桀而于桀所親信之國必先行芟除故始若厚之究則取之老子所謂將欲取而必固與之術也一姓之興必滅數姓天意何獨爲興者相而使人

謀一一皆臧邪秦欲取楚而以結姻厚楚召懷王
西行此亦斟尋之覆舟也而楚君臣不知此屈子
所以取況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而得妹嬉因此肆爲淫惡湯遂殛之明
明天生此女以亾人國而桀蒙惡名則當問天之
生是爲何也此葢激于鄭袖而爲是問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
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此三段反覆女禍皆天生也以舜之憂悶至孝三十父不爲娶若非堯不告于姚而以二女妻之則二女終非舜有矣是舜未登庸以前天不爲舜註婚姻之簿明矣獨至夏商之季乃迭生妖孽以亾人之國抑獨何意哉凡此等哲婦未生以前天定有箇萌芽在即如紂寵妲己玉臺十重以處之如此崇高之福是誰極之邪若無有極之者此一亾國之妖孽能享此厚福邪舜之二妃能有此邪且

不獨如此而已也甚且以女子而爲天子若女媧

者女媧伏羲之妹登明伏羲之名皆登明爲帝其

道爲萬世所尚本天生之以爲萬世尚也旣生登

明便不應又生女媧豈伏羲有何罪過萌芽安在

而天生之邪女媧之身能一日七十化此孰制之

匠之爲萬古妖異之始此三段益痛詆鄭袖之孽

能移主心而爲楚禍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舜以兄事弟畧無改悔犬豕之行身安如故豈天

縱其無行邪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舊以兩男子爲泰伯虞仲非也葢言泰伯之德可至古人讓國而居南嶽之境則宜其後有賢者出乃有闔廬弑君夫差亾國此兩男子何邪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

湯得鵠鳥欲飾玉鼎爲羹以饗獻后帝當時司割烹者伊摯也帝降觀而見摯遂以賜湯鳴條之放

致桀之罰皇皇后帝豈以一杯羮遂亾人之國家邪且以臣弑君黎民反以大悅豈天之所與人間公道遂可泯邪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契母簡狄帝嚳之妃侍帝嚳于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生契若謂燕卵爲天帝所遺吞之而遂喜則嚳亦安宜此婦人哉且玄鳥之卵又何所喜邪此不可解者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

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此數段舊解不明昔夏啓時有扈之君先流落于民間如楚懷王孫心爲人牧牛故曰牧豎後嗣有扈侯位見啓嗣父頓懷不服謂禹原傳賢而啓何以自利季德猶言德衰非前輩長老之德也雖然啓獨秉此季德固非盛德事然亦猶有扈之嗣厥父也同一爲嗣厥父故藏于民間乃嗣位後受困

于有扈之牧豎此不可解矣啓率六卿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不可遂班師彷乃爻昔年干羽兩階之舞爲七旬格苗之舉昔時憂戚形于顏色今且膚體肥澤若不以有扈介意者未幾有扈果服啓乘其既服不備出不意以滅之方啓往攻入有扈之室不見有扈之君擊牀一聲而有扈之君先出不待搜索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牧豎既命當爲君何又逢此禍也且啓既是衰德則此牧豎譬之朴牛天亦當憐而救其死何爲使啓得之

啓之班師亦已往矣方須賞賚以營休兵忽然還
來襲之此其舉動豈有當于天心而天相之邪此
設問意若曰有扈之君以牧豎之子而能執堯舜
傳賢大義以不服則其人亦奇矣便不當有擊床
之報若是啓之季德有當天心則便不應有有扈
之弊二者將安取衷哉藏與臧同藏有守義厥父
是臧者猶言厥父是守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黄昏隱微之事循迹而行有夷狄所不安者而人

肆情爲之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
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
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
今之肆情如此者多荅蒼者豈不之見邪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象之眩惑欲使二嫂治棲害兄行詐後嗣且長福
善禍淫將無虛語邪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
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成湯東巡至有莘之邊界得見伊尹而才之因乞之于有莘之君其君便以其女歸湯而使伊尹爲媵世傳伊尹産自空桑人以爲不祥惡之故使爲媵隨有莘之婦而來第乞一小臣而併得一吉妃天之福人何其奇也以此智臣而産于水濱之木爲人所賤天之顚倒英賢又何其奇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桀囚湯于夏臺卽重泉地旣出省無辠尤不勝忿忿之心因而伐帝若夫重泉之囚湯亦無挑之者

此殆天意夫豈人謀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亾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此段言周武伐紂之事會鼂卽會朝爭盟者四方諸侯盟師恐後也紂遣膠鬲請師期武王期以甲子會天大雨武王恐甲子之期不踐紂必殺膠鬲武王師至蒼鷹羣集如白魚赤鳥之異非舊註將

帥膺揚之謂也既到即斬紂叔旦以爲不善朕親揆定晝策者即叔旦也定周之命一以咨嗟行之伐國而有不忍之色此聖人之權也援殷天下四句即公旦咨嗟之言曰紂受殷之天下君天子之位而無仁義之施反商道之成以至于亾其罪伊何當與天下共見之方是時四方諸侯以師畢集無以督之而自行兩翼夾擊並驅爭先無以將之而自奮凡此得不歸之天乎烏効靈人効力天之與一姓以敗一姓又如此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

此段舉周三后敗亾之事若皆出天意者昭王不逢白雉之獻則不底南土而取膠舟之沒穆王不因八駿之異馬又得造父之巧梅竒技則不致環理天下而有徐方之亂幽王不因檿弧箕服之妖夫得所棄女奔襃襃人入之爲后則不至易嫡而有犬戎之禍不先不後至期恰逢此孰爲之哉彼

懷王之上官子蘭張儀鄭袖皆此類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齊桓以出亾公子反國致霸是天佑也身死不得斂虫流出戶是天罰之也佑亦是天罰亦是天何反側不嘗乃爾邪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口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紂本聰明才智之人不應惡輔弼而服讒諂比干

一賢者抑流如此雷開佞人賜金如彼畢竟冥冥之
表有以戡亂之故如此也比同一聖人其受禍亦
有不同梅伯受醢鞍箕子之佯狂禍尤酷烈冥冥
之表何不作主張邪

稷維元子帝何竺篤者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
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此節正是上問之意謂箕比梅伯天不能張主邪
則后稷之初生以爲不祥棄之置之冰上鳥爲卵
翼燠之則又何邪豈非帝所篤邪帝既可以爲此

則亦可以爲彼同一聖人而佑德者異于此天道所以難解也且紂之生材力過人馮弓挾矢殊能皆天將也既無道之資驁上帝而切怒之矣則便當使之不爲何逢長之而使居天位邪舊以此爲稷及武王事誤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文王僻在一隅紂令之爲西方諸侯之長因得號

令于殷衰之時秉鞭以作諸牧無敢不從其號令者則是伯昌之興亦因乎殷也遂得徹彼岐社而全有殷國此曷故邪岐社始自古公由邠遷所藏而來誰爲依之厥妃姜女也周以姜女興而紂以妲巳亾同一所愛而此日惑婦豈天生婦人亦有不同邪且紂醢梅伯受醢西伯之子伯邑考以其肉賜西伯西伯上告天帝帝爲之動親就上帝之罰殷之命遂以不長乃梅伯獨非受醢邪同一受禍而動天之異又何邪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太公爲武王師故曰師望古記曰呂望者老婦之出夫也嘗屠牛而牛敗文王于屠牛之肆聞其鼓刀之聲異而舉之何所識何所喜言必有所以作合之者豈非天乎以八十垂老之人而教武王以殺殷彼胸中何所不平于殷乎且載文王之木主以集戰當何所急而爲此乎天生是人垂老而後大用此又奇矣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晉太子申生之事申生雉經于伯林天地爲之震動倘肯爲申生辨白亦有何難而竟未聞造物之憐豈上帝亦有所畏懼邪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爲一姓集命則萬方俱服又無號令約束而萬方自集此何故也且既受禮天下則便當子孫長守何以至期又有代者其無嘗乃爾邪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伊尹初爲小臣湯之名呼者也後茲承輔竟爲湯師古之王者得一奇士亦須經歷年歲或至子孫時始尊顯之何以即在湯時而爲大官尊食閈養傳之子孫宗廟承緒與殷咸休天之横發斯人又何奇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闔廬有開吳之功故曰勳闔本是壽夢之孫少遭散亾可謂至幸弱殆其壯也一旦武厲弑王僚而自立能流厥威嚴使人不測天之生人何其前

厄羸而後雄武若此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堯時諸侯國于彭壽八百歲世稱彭祖嘗斟雉羹獻于堯堯饗之壽亦百有餘歲夫何以壽考錫之一人而此人又能以壽與人食其一杯羹者皆得上壽何邪此節解者亦憒憒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同在此世界中央同爲民牧而上帝于其中獨有

所怒遂至滅絕覆匹不以爲念試觀蠭蟻微命上帝且憐之其力甚固無有如人類之受禍者何也

昔有避難之女采薇而食至于囘水之上遇神鹿救之銜草而爲之食則又何所喜乎此皆天之不絕乎人也而有國者獨不能得與女子同憐則又何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舊註以爲秦子鍼之事未必是否詳其語意其兄有犬善搏噬每得出獵之利其弟欲之以百兩相

易殆易後而弟死在兄則得利在弟則妨生同一

小物而同氣之親利害相反此又何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

云

昔有高士穴處薄暮雷電扼其歸路上帝雖威嚴

此人平生無罪過干犯抑又何求且穴處之人抑

將何所言邪此蓋屈子自況吾並身修潔遺棄身

家君卽震怒于我我無過可搜求耳

荊勳狗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王逸曰荆勳狗師乃二國邊邑處女採桑爭界兩家因怒而相攻夫爭界者不過爭長爭先爭長者吾大國爾小國也爭先歷年邊界所管誰在先也世間事皆起于小若彼此悟過更改則又何言乎屈子言外之意謂吾與上官子蘭輩亦不過一時之爭耳吾豈敢尤人今當端居悟過尋其端緒而改更之難道上天不爲人作主而後有何言乎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子文即楚令尹鬬穀於菟也楚人謂虎爲於菟昔
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
于䢵子之女生穀於菟䢵女棄之間社丘陵間虎
爲之乳遂奇而收養之爲楚名卿方吳光爭國時
尚未敢與楚敵及其久也數勝楚自子文出而楚
復強吳不敢侵當日環穿于間社丘陵而得者自
非天意誰能知所自邪楚人謂未爲君而死者曰
敖堵敖即杜敖名熊勝楚文王子成王兄若敖之
先也子文之爲令尹忠直自矢言無不盡今零落

如此吾嘗有堵敖之後不長之疑楚人忌子文者謂爲試上自予試上者謂罔上也自予者謂自賢也每事過任也然至今忠名彌彰則子文亦可無憾矣獨是當日天生之甚奇虎尚爲乳厥後何不大行其志而使至今僅以忠名邪天問結末至此屈子葢亦自託于楚國之先賢但求無憾于忠之一字矣悲夫以上問人間許多不可解也

楚詞箋註上第二卷終

楚詞箋註下　第三卷

吉陽李陳玉石守父箋註

九歌

舊序稱楚俗尚鬼每當祀特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俗陋詞俚不無褻慢淫荒之雜屈原放逐見而感之頗爲更定其詞又因彼事神之心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朱子則謂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兩俱頗有發明第九歌

所以名篇之故俱未嘗言也按離騷中啓九辯與九歌兮此九歌之名所由見也書曰九功惟叙九敘惟歌蓋治定功成而後播之于樂屈原少時銳于致主自謂當其壯年一切成辦可以無愧皋禹豈意有才無命淪落江濱一至于此偶見巫覡所祀不覺隨手爲之點定蓋亦借此清廟登歌之手小用之下里之奏也九歌之外又有九章疑即九辯之別名以應騷中之語初疑文詞與九歌不類九歌高簡與涵九章繁富明衍或是擬作所以歷

代儲刪退九章于天問之後不與九歌相連亦序書者之傳疑也及細讀之煩寃苦恨非屈子不能自道今取而連之宋玉爲屈原弟子憐師以忠直被禍明擬九辯以配師九歌今取而附之招魂大招則又宋玉擬配天問也自出手眼殆所謂青出于藍其可敬也夫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穆將愉三字儼有一笑河清之意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上帝之容想像劒佩之間可謂善于形容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蕤珍御芳潔儼然溢人鼻眼中揚枹兮拊鼓寫得雄壯空壁欲響疏緩節兮安歌一聲動處萬物靜安歌之義也疏盡態緩盡韻節盡變六字歌譜陳竽瑟兮浩倡一聲動處萬聲起浩倡之義也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樂康二字屬民物上君欣欣則天下太平矣

右東皇太一

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太一之佐五帝故稱太一爲上皇紫微宮中天極星其一明者即太一常居

此章分兩段自吉日兮到琳瑯四句言東皇太一

容貌劒佩之尊嚴自瑤席句至末言迎神宴舞之樂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俱言神之芳潔連蜷二字確是雲態且寫鬼神蓄縮情狀如見蹇將憺兮壽宮即觀者憺兮忘歸之憺與日月兮齊光確是雲頌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來得恍去得速周章二字情盡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即李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杯中瀉之意葢雲在天中處地高耳思夫君兮太息右用女巫竟以神爲夫君奇極勞心兮𢥞𢥞前章想其來時儀貌此章想其去後光彩皆文章之妙

右雲中君

祀雲神也見漢郊祀志壽宮供神之處　此章分兩段自浴蘭句起至周章句止言雲中君衣服容貌之美自靈皇皇句起至末言雲中君降後便行舉止軒軒之態蓋雲神倏忽故其去來急疾此善于相體作文者篇中不復言降神之禮高甚脫甚

君不行兮夷猶想其鄭重之致蹇誰留兮中洲想其孤遠之踪美要眇兮宜修想其綽約之態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想其恬靜之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想其貞一之德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特降則不敢望便道一臨何妨薜荔柏兮蕙綢想其帷帳皆麗蓀橈兮蘭旌想其行節皆香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與波俱湫又恰是無波不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衆女俯伏候久不至橫流涕兮潺湲淚可成隱思君兮陫側佩然如見桂櫂兮蘭枻劃然有響斲冰兮積雪凜然神寒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存誠疑望久久遂成妄想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候久不至反似怨望所以激神也却是屈子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翩翩水淺路曠但不來耳要來便來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此是離騷成言

悔遁中道改路註脚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候神非一朝夕鳥經幾宿水經數長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先致殷勤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君既不可得見侍者邊通個消息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到底要求一降從容以俟可謂心堅力定

右湘君

湘君堯長女娥皇舜之正妃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楚人廟祀之稱曰湘君夫君指舜參差簫也女嬋媛與祭衆女也下女湘君侍女

也

此章極力描寫思神來而得來之狀又思其來時光景將來不來時翹首望幸之態捐玦遺佩神究不來巳到盡頭矣末二句時不可乎再得聊逍遙乎容與畢竟要等到神來方休以前都是反語水窮山盡忽然出此一路想頭體格可謂絶奇蓋湘君與湘夫人皆陰神故極難降而詞亦鄭重帶激鬼神之家有用激請者屈子可謂博通天人之情矣末後竟不言神降後事可謂高脫中更復高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眇字較望眼欲穿四字更深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寫得凄清空冥千古詞人拾瀋不盡登白薠兮騁望薠爲鴈食鴈來則帝子來矣與佳期兮夕張神降必以夜着佳期二字動人鳥何萃兮蘋中鳥萃蘋中鳥亦迎候矣罾何爲兮木上罾挂木上居民都棄業以候矣沅有芷兮澧有蘭聞香思佳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者呼君女爲女公子稱帝子尊之也稱公子親之也未敢言三字有數十字在內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二女竟是親見帝子矣屈子悟頭奇甚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麋蛟是所設迎神儀從解者憒憒朝馳予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求之在此乎求之在彼乎聞佳人兮召予將騰

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圭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無端幻想築室水中窮諸芳潔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備諸庭實亦是芳潔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湘君兮如雲神來便來有何難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湘君贈玦珮湘夫人贈袂褋等差文不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湘君侍人上女不敢遺但遺下女而已湘夫人侍人近者不敢遺但遺遠者而已猶古人曰敢以犒君下執事也可謂恭敬之至矣時不可兮驟得湘君曰不可再得湘夫人曰不可驟得亦有差等

聊逍遥兮容與斷要從容俟降

右湘夫人

湘夫人舜次妃也娥皇稱君次妃稱夫人文有分寸即此見屈子通達國體一班

此章與前篇用意俱同皆是迎神而極寫神不肯來之狀所以冀神之必來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爲神先驅作巫者語亦有身分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女乃巫代神向主祭者言女不可不感神恩葢空桑之生不由父母神之力也今來從女過于空桑

可謂善于佞神矣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此又巫者代神自謂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神無虛行一行都是造萬物命吾與

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九州謂九坑可知都在坑穽中無帝誰育無神誰爲

帝育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余所爲描寫爲神降威光造化隨身鑪錘在手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

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此又屈原自洗磊磊塊處不近愈

疏吾于吾君用此老矣神又何敢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

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神去不可留愁人兮奈何願若今

兮無虧但能謹身即是事神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既有

大司命在吾與君離合皆有命在豈合怨人

右大司命

周禮大司命宗伯以槱燎祀中司命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此章寫其從天門下人間一段威神而絕無所求亦無所訴此是屈子寂高處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言神在衆香國中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言神在長

春國中絕不知人間有愁苦事不曰美人曰美子奇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以情語逗之此乃女巫自家賣弄處入
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天人出有入無不可窺測十四字中
道盡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以艷詞爲迎神曲古今所
少荷衣兮蕙帶画出風流様子儵而來兮忽而逝來去不測夕宿
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作妒語妙與女遊兮九河衝風
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上天下地
長願相隨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寫神悵望多情之致孔蓋
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攘除兇邪慫長劍兮擁幼艾英烈

男子風流丈夫蓀獨宜兮爲民正曲終奏雅

右少司命

少司命大司命之副一云文昌第四星夫人兮自有美子言爲神之夫人自有美女子也蓀古者相憐之稱註見前離騷荃不揆予句下

此章極情欵燕昵之致者葢此神好聲音使樂故以此樂之全首皆齊梁間艷詞而見之祭祀典禮中可謂千古有數奇文矣

暾將出兮東方炤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暾兮既明（朝日之禮從日出時起手便見嚴肅）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嚴駕以待）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將上時尤嚴）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嚴肅中忽出情款語以樂神遂爲詞家鼻祖）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鯱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急管繁絃中又代女巫自誇情節甚妙）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以上七句是聲色娛人憺忘歸註腳）青雲衣兮白霓裳（東方青帝故衣色青以白爲配故裳色白筆下分寸）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天上步虛之曲豈是人間樂章）

右東君

東君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漢志亦有東君靈保巫也賢姱指女巫也曾層通

此章寫東君來時一段光景極其雄俊又是一種音節此楚詞之變幻也

與女遊兮九河代女巫與河伯為一體之言方能招河伯衝風起兮橫波寫得隨手生波之致逼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萬水源頭着眼心飛揚兮浩蕩要知何以登崑崙四望遂有飛揚浩蕩之想日將暮兮悵望歸惟極浦兮寤懷河伯倏忽萬里如行一室故以

之情逗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有狹小龍宮之意方能招之為人間遊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說得逍遙自在令神樂降 子交手兮東行萬水東流故云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此美人乃送神羅綵中以侑神者借此作情款樂神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字妙大爲河伯娶婦生色予代美人言也

右河伯

河伯水神楚鄉祀江亦稱河者統名耳

此章描寫水神情狀極蕩漾倏忽之致

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有人三字不言鬼已是鬼矣 被薜荔兮帶女羅

作鬼亦不離芳潔既含睇兮又宜笑畫出活鬼子慕予兮善窈窕
代鬼睨人自誇善窈窕婉惕然鬼趣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
旗鬼儀從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遺所思三字有
情甚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不從鬼路來焉
知此語屈子自寫苦況同于鬼耳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
下說得身分儘高容容二字可想不可解杳冥冥兮羌晝晦生人之晝鬼之冥晦
七字說得出東風飄兮神靈雨讀此語如深夜行陰林中留靈修兮憺
忘歸不說人留鬼卻說鬼留人九歌屢用憺字開後來詩家無限幽思歲既晏兮孰
華予七字酸悲屈原一生血淚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

蔓復寫出鬼家生活怨公子兮悵望歸君思我兮不得閒上句恨人不相念下何又代人解嘲妙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忽然高占地步可謂奇絕君思我兮然疑作然疑作三字妙楚國之君難道不思屈子到底疑作以為鬼耳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末路淒緊動人可與誰言

右山鬼

舊註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

此章與他篇不同他篇皆為人慕神之詞此篇則為鬼慕神之詞葢鬼與神不同神陽鬼陰陽德為

生民福誠感卽應陰類難感惟各以其情致之如山鬼則動其幽閒窈窕之情國殤則動其戰鬬赴敵之情禮魂則動其終古無絶之情此鬼之所以來饗亦能爲人福也非善通鬼神之情者不知所以三篇皆與前不同旣深于體裁而其變化不測各篇機軸不同處與風華隱秀處自漢魏六朝唐宋至今拾其膏瀋未有盡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寫其雄烈之槩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

殪兮右刃傷驂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寫其赴敵之勇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鋏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寫其雖死猶生之氣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寫其死後衛國之誠

右國殤

國殤祭戰亾之卒也今郡邑厲壇之祭倣此

此章與山鬼體製又不同近于七言古詩樂府矣

勞士卒莫如周公出車采薇杕杜三詩祭亾卒莫

如屈原國殤同一制作之手有幸有不幸也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生人之情莫如好色死猶故習難忘故祭神及鬼多以女巫致之春蘭兮秋菊春祠以蘭秋祠以菊屈子落筆不離芳潔長無絕兮終古六字善慰諸魂一部釋氏大藏止此六字包括盡

右禮魂

此祭國中衆亾魂也芭乃女巫所持以舞之香草即葩也花之華也一女持以舞畢又傳一女續舞故謂傳芭

此章獨至簡文章不測如此按九歌一東皇大一

一雲中君一湘君一湘夫人一大司命一少司命
一東君一河伯一山鬼一國殤一禮魂其十一章
何也蓋山鬼國殤禮魂共爲祭鬼合前入禮故名
九歌大一天之貴神于春秋戰國時方有此說諸
國俱祀之而祠在楚故楚尤首重雲中君舊以爲
雲神今國家祀典亦有祭風雲雷雨者湘君湘夫
人則楚所舊祀也大司命少司命則人間所私祀
不獨楚也東君祭日天子之禮其後侯國皆用之
河伯卽洞庭江漢之神合江楚之人凡水俱名河

伯山鬼國殤禮魂楚俗尚鬼故其祀獨絫于他國也然屈子文章變化各各不同東皇大一高簡嚴重雲中君飄忽急疾湘君湘夫人纏綿婉側大司命雄倨跳傲少司命輕俊艷冶東君豪壯頎偉河伯飄逸浪宕山鬼幽倩細秀國殤酸辣悲烈禮魂短棹孤潔中間有迎神送神降神全者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是也有迎神降神無送神者東皇大一是也止有迎神無降送者湘君湘夫人是也無迎無送無降者山鬼國殤禮魂是也徵

細工巧不失分寸有似漢賦者有似晉魏樂府者有似六朝人子夜讀曲等作者有似初盛中晚人佳句者甚有似宋元人詞曲者何以包括千古一至此眞才士哉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嗟嘆反覆四字以惜誦二字盡之可悟擇理）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質之天帝河嶽千古直臣此心方明）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贅肬

人身必去之物爲人所必去危哉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不知衆人止知一人即無明君道當如此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事本易辯奈無相臣者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爾一身不足惜其如衆人要身何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官是大家做的爾一官不足惜其如衆人要官何一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不眞是要保身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不眞是畏禍思君其莫我忠兮若在君不啻忠忽忘身之賤貧知盡分不知安分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人人從此門出入有目如盲忠何辜以遇罰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有口無舌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有目無睛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有胸無心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有天無日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閉口患啞開口患聾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煩惑悶瞀連自家作不得主了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自古旁邊無人誰能站得穩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千古至言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

是而逢殆（不必深讎）懲於羹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全變忠爲邪方可以同世好）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人和衆人是登天之階）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胡越豈可同堂）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仇敵豈可望救）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可知鮌非無功只爲婞直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方娛君特已請君入甕矣）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

尤留則死遲而禍大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去則禍輙而死速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所不爲 背膺胖以交通兮心鬱結而紆軫面從背違委曲交通又不能

檮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到底是精白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此惜誦所由名也 撟茲媚以私處兮聊以自慰 願曾思而遠身亦聊以深思古人層多書曾曾思層思也散二思字面尤奇

右惜誦

此篇詠其孤忠爲君而遭衆人之仇君又不知乎

天自明熟思遠禍之道無所從出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兩衡古人風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與古人遊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吾有千古不死者在非時人所能死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不斥言中國黨人借言渡江以南[illegible]歷夷人是立言忠厚處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音哀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

擊汰音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洄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步水登山歷盡險阻都是端直影子哀吾生之無樂兮其實反語彼胸中何嘗不樂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此亦反語知愁苦而不變心則必不愁苦矣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

乎今之人自古皆如此何勞人用心吾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有道者能自豫是爲善討便宜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小人得時君子一行所以安時

右涉江

此是屈子一篇行程記端直懷信是其俯仰自得處篇中雖說樂不豫其寔自發舒其樂與豫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不純二字該多少否剝凶殘在內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孤臣去國値人民凶荒離散自難爲情發郢都而去閭兮怊音超荒忽其焉極去路茫茫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七字傷心有不容再見者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辭墓而行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國門已遠矣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竟似婦人舉止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漂泊爲客亦不是壯遊之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水行又思林飛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船行又似騎馬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忽上又忽欲下總是心事亂耳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故居加終古字使人懷土之情彌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不是懷土總是懷君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山川遺懷轉轉增悲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神武未挂冠前詩知銅駝將在荊棘中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在國爲憂在身爲愁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去者日以遠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

不復不說君不信說去不信妒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味承歡句原尚有母在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以堯舜之行天下共見若舉頭之望青天讒人猶可以不慈之名被之何況其他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曲士日以進直士日以遠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此章千思萬想總只冀君一悟身之一反也篇末

憎慍惀之修美解者多不明慍惀胸中嫉妒外面

不覺也蓋我以修美自負彼亦以修美自負第彼

所謂美者非我所所謂美耳我所謂美者忼慨也直

心直行無回護也彼所謂美者慍惀也含怒蓄機

不可測也故君子憎之雖則憎之彼踥蹀日進我

超遠踰邁彼日近吾日疏吾且美變爲惡彼則眞

若修美也踥蹀蛇行鬼步委蛇側媚之狀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蹇產不釋猶言鬱負何日已也）曼遭夜之方長（惟夜長故思多）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滿肚皮忠憤托之情款）傷余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願進鄭俠之圖聊爲役童之歌）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爲人所惑）憍（音驕）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初蒙稱許過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既則造怒亦過當本無可怒造出來便驚天動地）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

羌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欲訴則不能欲悲又不敢惟有內自傷外如嘗人生到此誠難爲懷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音徉聾而不聞明知無過亦無奈黨人何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朝廷之上得幾個切人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早聽臣言不至于此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欲玉爾于成也望三五以爲像兮原以三皇五帝望其君想頭極大指彭咸以爲儀萬不幸始以彭咸自處結局甚細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君能盡道名方遠著善不繇外來兮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名不可以虛作堯舜豈可以虛譽取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以此規君安免于造

怨乎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心擾擾不歸一）

憍吾以其美好兮（既稱吾好）敖朕辭而不聽（又不聽吾言）倡曰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孤生如鳥）好姱佳麗兮（到底不知因色誤）

牉獨處此異域（馬前借自賣臙脂）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

媒在其側（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道卓遠而日忘兮（久別忘姓名）願

自申而不得（逐婦不上堂逐臣不返國）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

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長夜易老）何晦明之若歲（長日如年）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

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夢魂夜夜在君旁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魂猶鄉直戀戀故鄉不識黨人難與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只謂逐臣憤激豈知從容尚是和平神聽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雖有廟廊之憂尚不乏山水之樂軫石崴嵬蹇吾願兮嘉其磊落似我超回志度行隱進兮入山惟恐不深低佪夷猶宿北姑兮行行且止煩冤瞀容實沛徂兮冤情都付流水愁嘆苦神靈遙思兮憂人所不肯憂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自救妙若不以文辭發洩死矣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右抽思

抽思者思緒萬端抽之而愈長也其意多在告君而托之乎男女情欵陶隱居云蓀香草似石菖蒲而葉無脊生溪澗中古者男女相悅以此相稱謂篇中曰數惟蓀之多怒曰蓀詳怒而不聞曰願蓀美之可完皆呼君也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俛詩亦有小歌倡亦少歌之意卽所謂發歌句者也屈原生于夔峽仕于鄢郢故有自南而集漢北之句北姑山名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音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有終于南土之悲）眴（音瞬）兮杳杳孔靜幽默（終日直觀無言是幽憂人道真情景）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窮無已時）撫情效志兮（撫情強自尋歡效志強學古人）冤屈以自抑（連自家也說不是）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執法自在）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守初自在）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在是規矩日新不能舍所學以從）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不是時人輕挑）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不是時人小巧）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眾人能見有形不能見無形）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眾人能見粗不能見精）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

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許說不許做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許看不許喫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 怪不得 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惱不得

文質疏內 音訥 兮眾不知余之異采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良賈深藏若虛 重仁襲義兮 重襲二字奇不是一端之仁一節之義 謹厚以為豐 聖賢學問 重華不可遌 音遇 兮孰知余之從容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有君無臣有臣無君謂之不並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非慕湯禹禹慕伊皋

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不與人爭勝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但與吾志爭守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死期將至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非不尋樂大限已臨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天自有一定安排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死亦不惡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誰可告語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便全身相奉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但求把臂君子

右懷沙

舊謂懷沙石以自死非也看前涉江哀郢當是寓懷于長沙謂當抱石沉淵特寓于此耳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有阻絕之者此非口舌能事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越說越不明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雲無心故可寄雷性怒故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歸鳥知還故可致辭迅高好進故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簡狄既受

立身之計許高辛矣焉可變易其志哉臣之許國亦復如是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憂能傷人不如隱閔壽考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不是錯到底總不曾行此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假以良材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寬以程限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自然致遠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憂不如娛可以保壽但同一愉樂卻自與黨人異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依舊采芳棄穢不改宿志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

誰與玩此芳草恨不與古人同時與之別芳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去雜留芳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絶而離異芳多則離異亦多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但往莫復去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中有至樂磊塊銷磨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足乎已者無待于外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滿內外揚故君子有自信之道居蔽聞章故小人亦有成就之恩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一切聽其自至無勞介紹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面無貴相身無媚骨固朕

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雖然骨相如此性亦自是善疑不肯苟同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歷盡酸醎還是本色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吾罷豈須人罷世棄君乎君乎君乎亦棄世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且自求娛處思彭咸之故也有個結局處

右思美人

此篇雖是思君然較諸篇用意又別諸篇尚有憤懣處此篇全是自信自娛不用向人怨尤彭咸同歸千足萬足篇中羌憑心猶未化楚人謂滿肚憤懣爲憑全篇都說個憑心全化道理耳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昔時文字見知主上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以嗣先人之功執法臨下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明法任人之效然妒端在此祕密事之載心兮慎重不洩雖過失猶弗治政不譴人不問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不泄謂泄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始猶依稀相似繼則造作事件矣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讒諛手段氣焰種種迫人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讒人做出光景一樁一樁都似真此君所

以遠遷弗思也身幽隱而備之既投幽隱尚防其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所以不即投淵者止為君心未明此一段宛抑故躊躕耳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亾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尚望楚君一察亦是痴忠處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此老自負處天生我才必有用尚等個知己來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

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臚列前世貞臣死後一段相思激切動人）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乞火無里嫗之談）何芳草之早殀兮（賢人短氣）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讒說之初能察則以後省許多事）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自好互相標榜也自代起獄以奪人位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求明）

反得瘖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無轡銜同于駑馬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無舟楫同于乾涸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若乘羣讒而敗度以求明與小人何異寧溘死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不自治以謝黨人毒猶未巳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不畢辭以謝君他日焉知其故

右惜往日

此篇乃屈子將死深悲之言留遺言以俟異時楚王之察耳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橘稱徠服奇樹物如此樹人可知受命不遷生

南國兮橘不踰淮忠臣孝子之行也深固難徙托根深厚更壹志兮守志堅確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天然素質不隨時艷曾枝剡棘外存坊表圓果摶兮內懷嘉實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外有文章精色內白類任道兮內純精白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橘樹年須芟繁去蠹與他樹不同修士之行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仍繳上三段橘稱志奇稱幼志尤奇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楚材每爲晉用不肯歷九州者豈不可喜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惟無求于人故人亦難徙之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獨立所以不流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閉心二字是不睹不聞上工夫屈子殆知學者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稱無私謂其德可分人也願歲并謝與

長友兮老友歲寒友不如長友字妙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橘實纍垂善離有君子不羣之象年歲雖少比松柏爲後生可師長兮桃李望之卻步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稱伯夷亦是擧錫嘉名也

右橘頌

屈子自贊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風信旣來蕙草死期至矣故感而悲物有微而隕性兮知微者傷聲有隱而先倡審聲者愳夫何彭咸之造思兮造思妙時竆事極忠臣烈士另有一種開闢暨志介而不忘若無志介兩字君子與小人何異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

長世事萬變到底難逃一實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物猶如此惟佳人之永都兮才貌爲樂更統世以自貺門第爲禍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志大高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才大奇惟佳人之獨懷兮生性孤往折芳椒以自處氣味辛辣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憂時太深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非不善自排遣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

可止（無奈憂從中來）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予甲申亦有詩云薰是愁爲織不謂春千年前屈子道過）折若木以蔽光兮（劇削聰明）隨飄風之所仍（思情去住）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思君如見其形）撫珮衽以按志兮超惘惘而遂行（珮衽之間尚是君恩聞命卽行豈敢擇地）歲曶曶其若頹兮（光陰迅速）時亦冉冉而將至（老亦至矣）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精華銷歇非復少時）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嘗愁（古詩一死永無愁本此）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思必痛痛必求）

死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遊子難見故鄉路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登高疾呼故鄉誰應況知此心省想乎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藐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愁緒萬端描寫盡變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全副精神將入水矣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

之雺雺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憑崑崙以瀓霧兮隱汶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

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俱是從彭咸後逍遙上升光景傀彼濁世徒勞張弓

右悲回風

此作屈子將沉淵之絕筆也亦是一篇自祭文自上高巖之峭岸句至末共四十句皆言從彭咸所居以後上天下地登山觀水神魂所之靡所不適據虹處蜺捫天吸露漱霜依風過崑崙涉岐山看破濤聽潮水經炎霜窺烟液弔介子訪伯夷與子

胥申徒之輩上下左右豈不快哉何事受人間之
樊籠乃爾邪此所以決意彭咸之從也中間施黃
棘之枉策一語葢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遂被
執武關禍始于黃棘之盟楚以此受枉故曰枉策
屈原自以身雖死魂魄猶應歷此爲秦之厲亦如
秦人黃棘之所施枉楚者將復枉秦也鬼無形故
曰借光景以往來文辭甚深解者憒憒故爲節其
大意如此

遠遊 此另一篇不在九章內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屈子欲乘濁世之迫阨而求仙遊雖係憤激之語然其語性自非凡物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吾不聞三字較阮公後不見來者尤妙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二語便是神仙警世語

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屈子到底是儒學神仙其寓言耳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

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求正氣因氣變丹經已盡此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屈子一生思反故都正當以仙學對治之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及時學道莫待歲晚四語極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

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學久而無成恨無高陽之師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飧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此一段頗已問徑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此語入道至精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二語即寬廓非外寂寥非內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此一段頗已入門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圭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戴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舊註上四句記時物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營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簡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 數語取其精警錄之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余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
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毋閭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
漫衍而方行以上是仙成上謁天帝之樂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
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
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
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攀彗星以

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
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
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
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
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
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
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
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
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
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
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虬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
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
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
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
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
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

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自撰余轡而正策以下皆是仙成游于四荒六漠之樂而中揷入臨睨舊鄉僕悷馬顧二段與離騷結末同意者言外有縱是仙成周歷萬方役使百神而終不易吾楚國之思故滿篇雖是盛誇仙游其實都是無聊極思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盡職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周旋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守分將游大人以成

名乎（沽名）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任直）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投時）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高蹈）將哫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卑諂）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方正）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圓熟）寧昻昻若千里之駒乎（矯持）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浮沉）寧與騏驥亢軛乎（當先）將隨駑馬之迹乎（落後）寧與黃鵠比翼乎（高舉）將與雞鶩爭食乎（卑汚）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

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詹尹亦可人此唐宋

小賦之祖

漁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我與世推移漁父具大

手眼此語是大易轉移乾坤之學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自令放三字責屈原令人自發深省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漁人末後一著婆心大甚

楚詞箋註下第三卷終

楚詞箋註下 第四卷

吉陽李陳玉石守父箋註

九辯　　宋玉

按九辯卽前離騷中所云夏樂章名宋玉屈原弟子痛師流放非其罪而爲讒人所害補此九辯以配九歌後世讀者遂謂亦皆原作不知辭氣不類原與澀沉雄玉輕逸俊美同調而不同聲也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千古言秋之祖至今咨嗟者久而愈香泬

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貧士廉也廉而失職必以貪中之羇旅無友生者纂組名目使人不敢近也此境所以爲難處切莫草草讀過惆悵兮而私自憐誰是過而問者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不是物感物亦無悲直是哀苦在胸世界全換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蟋蟀加宵征二字非長夜不寐人不得知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豪傑不爲失職不平爲辛苦一生蹉跎無成又不得瞀然自退被禍淹留達負初心是以恨耳

右一

此章止爲無成二字感時驚心覺秋去人老歸期亦不遠矣惟志士方有此悲若是無志一輩亦未見秋氣之悲人如此此莫甚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音約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任是逍遙空廓之性到時勢相薄不得自在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思君而君不知誰爲憐者

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君心既異覆水難收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

兮心傷悲到底不容見車水不上天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

下霑軾雖然竭而歸到霑軾時難爲歸矣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

迷惑私自憐兮何極祇有自憐心怦怦兮諒直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右二

此章寫讒間得罪之初不得見君光景結句勁挺

不失忠臣本色

皇天平分四時兮平分妙說得皇天無心竊獨悲此凛秋凛秋二字

說得皇天有心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明明百草頭却着眼

在梧楸上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說得悲慘動人離芳

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草木上看出方壯離家尤悲切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說得皇天很毒太甚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備寫草木零落之感人益難堪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爲此數語人疑爲屈子之作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不是沉憂人不會此際辛酸心怵惕而震盪兮

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總是愁人睡不得

右三

此章歎惜時去永懷秋夜之長耳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 離騷責蘭九歎責蕙自是好物不堅牢莫怪小人 閔奇思之不通兮 奇思二字有貫虹墮城之意 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 重無怨三字痴想如初 中結軫

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天高路遠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讒人撩牙關梁閉而不通誰敢問津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時候復惡寸步難移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總爲浮雲能蔽日

右四

此章痛君子之福薄而傷讒人之當門終不得一見君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賢士到是無用有用却不必賢當世豈無騏驥兮誠

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賢士不爲非人用非人亦不許賢士得用鳧鴈皆唼夫粱藻兮侏儒飽欲死鳳愈飄翔而高擧寧餓死不爭食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殆是天性生來不合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燕雀滿堂樂鳳獨遑遑而無所集揀盡寒枝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本欲箝舌不言其奈恩深義重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善于自慰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善于賴天變古易俗兮世衰古調不彈今之相者兮擧肥時眼全無珠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也難怪騏驥鳳凰無食無棲到底亦非人所得

衣食之者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時人指賢士爲不情豈知情之所鍾政在我輩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不察便無可奈何欲寂漠而絕端兮絕端二字妙所謂安心做個痴呆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相知在初傷心亦在初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若使憂可傷人將不得永其天年矣

右五

此章痛君親小人遠君子君子雖遠亦不求進祇

被君恩者不能不爲君憂耳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得罪雖重尙謂未必至是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嚴譴疊下殺機已動願徼幸而有待兮臣子豈敢以薄待君父泊莽莽與埜草同死萬一時至符到便行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許不得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丟不得然中路而迷惑兮究竟測度不得自厭音壓按即案而學誦只得按住心頭吟咏古人聊以自遣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此是實語患難循省生平也不全怪小人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臨危學古人恐時世之不固彼是楚國盛時此是楚國衰時盛世君子有出頭之日衰時君子定非命之時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

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祇爲婆心大切以致羣兒囂起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乎素餐此一段自寫崛強看得爛穿腐鼠不必嚇哀鳳不必請也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任性而行隨緣無心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止愁餓死凍死終不愁人害死

右六

此章知絕命時至終不向時人乞生活也

靚杪秋之遙夜兮〔遙夜二字使人不勝淒涼〕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言壯年漸過光陰亦無多也〕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年歲更變豈能留住〕白日晼晚其將入兮〔高者便下〕明月銷鑠而減毀〔明月一上日光全無〕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搖悅日幸者且喜一歲平安也〕然怊悵而無冀〔怊悵無冀者來歲又未可知也〕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一生事業無結局〕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如坐在黑漆桶中〕

右七

哀歲盡而老至禍事相迫正未知所終也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君本明而小人蔽之月本明而浮雲蔽之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音陰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美服忠指白衫來墨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以堯舜尚受不慈之謗何況其他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以日月尚有黯黮之議何況夫人何況一國之事兮曾身任一國之事若要搜求那一件不是罪案亦多端而膠

加膠加二字妙粘不着的一粘便着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
可帶以荷爲裯本是香潔潢水雖汙荷原不染謗者之口譬如潢洋一汚不可佩帶矣旣驕
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當時謗者謂屈子自矜其美自伐其功不過在
王左右負耿介不與人通以取忌耳憎慍惀之修美兮嫉假人好夫人之
慷慨喜方直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後來者居上似
較前人尤美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大家敎王不事
事國事自此荒矣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大家以貪敎王
不知危敗在後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到是雷同有顯名君
子反不理于衆口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對鏡一看必抱

頭掩面猶勝自形不知醜[illegible]倚言夫流星兮浮雲既蔽明月託流星以代語月羌儵忽而難當又無奈其去之速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此浮雲三字大聲疾呼令人猛省

右八

此章喚醒讒人寄意明月無爲浮雲所誤

潢城下溝渠洋郎今民間小溝所稱洋溝是也皆汙濁停留處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此用賢之安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

夫強策賢人連鞭策不事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恃人不恃備 邅翼翼而無終兮致主不終局 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似在世界中空走一遭 願沈滯而不見兮便欲從此隱 尚欲布名乎天下其奈無名而死負此天地生我之意 然潢洋而不遇兮默汙大甚 直怐愗而自苦洗滌不來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欲去無路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賢人逐去何處更求賢 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一作 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

被離而鄣之兮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賜不肖之軀五字妙可知放棄生還猶是君恩如海處放遊志乎雲中不說歸田不說入山雲中玄想奇致棄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都是寫雲中放游之樂表其仙仙高舉之致子蘭靳尚一輩莫以地上富貴隙地與天上人爭勝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世人一心嫉妒故曰專專不可化與時推遷便從此逝以謝世人無數心火賴皇天之厚德兮歸命于天不向世人乞憐還及君

之無恙歸命于君死生皆是君恩但日及君無恙免子胥之抉目看諸種種危敗耳

右九

此章大意旣不爲君所任便從此乞身爲天外遊擧手謝世人無勞種種逼迫總結前八章意之

按此似是原未赴水時宋子憐之而作代原嘔心折肝可謂舒寫盡情矣宜乎後之讀者便指爲原所作也

招魂

古有招魂古之人疑皆死後爲之若楚詞所云則生

前憂鬱魂魄離散故爲文以招卽古人所云收召魂魄復得爲人之謂也小說載唐馬周落魄將死有異人爲之收召決其百日之內必大遇主其說雖幻然自古相傳當有其理宋玉爲屈子招魂或亦戲作以相慰于寂寥之中耳又今江楚之俗凡有重病輒令巫師迎所祀鬼神載酒肉夜出名曰收魂蓋亦招魂之遺俗也安知屈子得罪後憂鬱所傷不有病苦其親愛不有巫覡禱祀之事乎宋子或遂爲此以代巫言亦如屈子之爲九歌託意

發憤以寫其不平也然曰招魂又曰大招者巫覡之事有大小故也小如求之一方鬼神大如合四方上下之鬼神大索之第招魂韻下用些些楚人土音所以相呼也凡鬼神之事陰陽本隔多以聲音感之陽聲相呼緜緜不絕陰神旣感自將隱隱隨之陽聲先入爲導陰神後隨自至此招魂之些所自來也大招韻下用只只本古韻見于毛詩不一大索于四方上下鬼神楚之方言未可槩通必用中原古韻此大招之只所自來也舊有謂此爲

原作蓋設以比隱亦寓言之類細看文義殆不其然此所謂不得其說而別生枝節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 平生不受人點汗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為俗所擠致之汙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止為上人不察所以氣鬱魂離 帝告巫陽 人不憐而天憐之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筮其魂在何處然後往求然則世間屈事達上帝也不知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 舉世皆夢也巫陽雖能為人招魂不過為上帝掌夢耳惟有盧生與得醒 其命難從 不從筮命巫陽頗有椎枯骨死草手段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魂離易謝

箋不如招楚王知此一招便是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契丹使者問寇丞相呂文靖問范文正辦西事當在廟堂正此二問之意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東方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南方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

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㚔音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西方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北方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音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天上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地下去不得猶吾大夫子蘭靳尚也

起手朕幼清以廉潔六句代原自叙寃離之由帝告巫陽五句設爲帝令巫陽招其寃以歸之言外有忠良自是天生人所棄而天所輔人亦何樂乎害忠良也巫陽者巫名陽神巫也古有掌夢之官卜人之夢 [illegible]生死休咎知其所歸毫髮不爽旣

爲上帝掌夢又何用筮命爲若從筮命必妨延時刻離𩲸一謝欲復用巫陽之技不可得矣不如郎招之爲便此巫陽一段寓言言外有屈子今日之事惟有主上一招便可起其沈痼若待謀于人無復望矣設言四方上下俱不可往表屈子之𩲸魄只惟楚國爲安也題額也南方之夷有雕文其額如今之黑刺其面者雷淵日落處其聲如雷土人恐驚小兒毋擂鼓以溷其聲𢀴古幸字蘩菅是食言五穀不生所食惟白茅根也豺狼從目直目也

娭與嬉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求死不得致命於帝然後得瞑言其惡狀可愳也土伯下土之伯九約八方中央相聯屬也其角觺觺與下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即釋氏所言羅刹之狀也敦脄言其腹大食人飽也血拇拇大指言其慣抑人眼舌擢人筋髓故血在拇也甘人以人爲甘美而食之也以上皆備寫世間謀害忠良惡狀皆寓言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先示之門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以身爲導

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次示之衣皆上國上服招具該備永嘯呼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開口大罵像
設君室靜閒安些又次示之衣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
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
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
入奧朱塵筵些此宮室之美皆歸
修門城門也男巫曰祝背行以背向歸路而以面
向寃引導也招寃之具秦人用篝似以竹作寃龕
齊人用縷縷綫也後世五色繫命之綫倣此鄭人
用綿絡以綿爲絡取其溫煖爲寃所依後世屬纊

做此像設君室言其容像在私室亦當認容知歸
凡人五臟神極愛房舍精麗故高堂邃宇以下備
言宮室之美綱戶格眼窓戶如羅綱之狀以朱飾
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而不斷也突
竈也隆冬嚴寒置竈于室外火氣自下而入所謂
溫室也夏室則盛寒引水成川樹木成谷蕙轉蘭
泛其風有光冬夏如此四時宜人可知塵承塵即
今之頂格望板以朱塗之使鮮明也筵竹席使潔
淨也經堂叉奧皆如此則魂歸之樂可知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
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此鋪設之
美當歸

砥礪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砥室室之
至精臥起于此者翠翹翠鳥長尾也曲瓊赤玉鈎
所以鈎簾挂幬之具也被用翡翠珍珠爲面珠翠
齊光爛然炤人蒻阿蒻之美者用以拂壁使無塵
垢羅幬以羅爲帳也纂組絲線也綺縞五色織文
也琦璜玉石也以絲線五色織文結束珠玉以爲

帳幃也室中之觀又多珍怪玩具此言臥室之美也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寔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此姬侍之美當晞

蘭膏以蘭香煉膏爲燭然之則香射滿堂二八二行分列共十六人女子年十六亦曰二八射厭射

左右立侍既久倦態生也射則遞代倦又換班而侍室中諸美不止二八也九侯淑女各國之貴女也迅衆者聰明警穎出衆也鬋鬢也盛鬋鬆多也不同制者各國有各國之裝飾也女子有容無態亦不足美好比者相好無尤也順彌代者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也弱顏固植者其貌則柔其志甚堅不可犯也謇者言詞不出口也謇其有意者言雖不多而意則相憐甚也有好比者又有固植者衆美之趣不一也洞房深房也絙洞房者言如

長繩不斷也蛾眉眉長也曼睩目小而慧也遺視矊者靡顏膩理仔細視之不得其文理也離榭榭非一處各盡其歡也修幕長幕可合衆美一處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此遊觀之美當歸

帷帷屏也帳大帳可設客座及可設女樂者紅壁

沙版以丹沙塗之也玄玉之梁欲玉于梁也屏風水葵即荇菜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文緣波生與芙蓉芰荷交發並茂坐堂伏檻者攬此曲池之勝能無樂乎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文侍衛陂陀之間其儀孔威軒曲輈轓車輬臥車皆輕車也低之爲言行于園林果樹之下也步騎四面相羅又遊觀之適也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猶言滿路皆香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此飲食之美當歸

宗尊也竟既來歸室家相與尊之當有酒肴之設多方食品不一也古人食稻爲生人之樂穱麥麥之先熟而至高者黃粱香美愈于諸粟古人往往以膏粱並擬挐孫也此數種飯之至精者鹹酸辛甘今時皆有大苦今時無之蓋以膽和醬古法不

傳此調和之至精者牛筋頭爲腱熟爛爲臑去骨爲胹合毛炰物而燒爲炮柘諸蔗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鵠酸以酢漿烹之爲羹也臇鳧鳧羹也鴻大鴈鶬鴰鶬煎食爲美即今燒鵞之類露棲之雞屬陽味冣勝蠵大龜之屬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厲味濃辣也楚人名羹敗爲爽以上皆言肴饌之精也粔籹以蜜和米麪煎熬作之餌擣黍爲之餦餭餳也以蘗熬米爲之亦謂之糖勺挹酒器以蜜塗之故曰蠠勺瑤漿泉水之至潔者以玉器盛之故

曰瑤漿羽觴飲酒之器二邊有羽乃勸酒速行之
義言以瑤漿洗蜜勺而後以蜜勺寔酒于觴取其
精潔也酒醲釀烈久而其槽自化不須出之故曰
挫糟醇酒爲酎盛夏可以冷飲謂之凍飲取其清
涼也瓊漿氷水也敬而無妨不妨痛飲也此餅餌
酒品之至精者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
發揚阿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

容起鄭舞些袿若交竽撫案下些竽瑟狂會塡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箟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此聲色伎藝之美當歸

未入席時女樂羅列鐘鼓所以起樂也凡伎樂至精熟時喜造新歌葢舊譜習慣則厭也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娭光眇視目層波美人醉態也長髮曼鬋醉後舞態也衽若交竿舞時廻轉衣襟相交如竿之直也撫案下者當其曲時腰過于案下言其曲直如意不測也激楚楚歌舞之名聲細爲歈聲高爲謳吳人蔡人各工其極故曰吳歈蔡謳大呂之音與黃鍾並奏大呂言其亮也竽瑟狂會填鳴鼓宮庭震驚言其歌舞之鬧吳歈蔡謳奏大

呂言其歌舞之靜雜坐亂而不分歌舞後彼此濟倒放嗷嘈繆郎楚莊王絶纓故事激楚之結獨秀先巷歌舞此曲者之結束獨秀異而先入席言其畢止便捷也箟竹名簙箸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分曹並進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倍勝爲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白日言博者爭勝耽箸不已耗損光陰也簴鐘架鏗鐘則簴搖梓瑟長瑟揳切絃也此言

六簿方已又鳴鐘以起樂也樂作而酒又行蘭膏明燭依然相續乃又人各作賦結撰至思以文字為樂文字之味如蘭芳之假人先故先代之故事也如今人日掌故日典故陳嬰母日汝家先故未曾貴史臣所引出于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此言魂歸則明歲可晞故都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

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言冤歸當還故都從王射獵君臣之好如初所以深招之也）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夏夜漸短可以無憂）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吾道漸亨可以大出）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秋來搖落感慨陽春）魂兮歸來哀江南（歸江南則陽春自歸矣）

凡亂俱檃括一篇之意而結收之此篇之亂又另一體于鋪張宮室姬侍遊觀飲食聲色技藝諸美外又以獻歲歸郢隨君射獵一事單舉而暢發之續前作結其立格奇矣古者元日慶君謂之獻歲發春春事方興也南征歸郢也菉蘋白芷記時也

廬江長薄皆近郢地貫穿過也左行出其右也自屈原遷逐家鄉田園荒蕪平地俱化爲沼沼化爲瀛瀛者水中高洲也今若歸來則荒蕪者復修治沼可倚而立瀛可畦爲圃遙望何其廣博哉當復有田園之樂也且不但此也楚射獵之盛冠于南國舊矣青驪結駟有千乘之多則四千馬皆齊色也夜獵懸火當使玄天之顏皆蒸成赤色則燈火之盛也步行及乎馬驟誘馳騁而當先則步卒之強也凡御車之法馳騖者過抑之使不得過若順

也通者順之使範我馳驅引車向左以射獸之左
膊爲合法則射御之善也夢雲夢澤也雲在江北
夢在江南與王趨夢課後先則君臣當復合也射
以得兕爲儁以青兕譏君親發憚而避之臣道之
善也屈子九章所寂苦者夜長愁多耳今朱明將
夏夜短不能淹人而皐蘭被徑振茅進蘘掃徑而
出此其時矣湛湛江水上有楓此秋色之寂悲人
者從江水上遠望歸䰟極目千里安能不傷春心
而哀江南哉可哀如此豈宜久淹不歸䰟若歸來

則春亦歸矣此深于招䰟者也

按招䰟一切宮室鋪設遊觀飲食聲色伎藝之美與夫田獵騎射之樂皆楚國黨人受享之事與導君遊畋之事屈子廉潔服義安有一于此乎而壘舉之者所以愧黨人而悟楚君也若曰如此等受享如此射獵從史澤畔行吟憔悴之人曾有一於此乎此宋子言外之意故開手便言朕幼清未沫所以爲後種種張本也讀者憒憒特爲拈出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到日光分外明）春氣奮發萬物遽只（春氣爲萬物迅速之鞭）冥淩浹行魂無逃只（春氣爲萬物返魂之香）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春居東方青位故曰青春春去冬謝事而春受之故曰受謝春光一到白日分外昭明春氣一動草木之枯者榮靡者起皆有萌芽之望而況人乎首舉此者所以慰忠良之沉滯也寒谷之謂冥冰室之謂淩冥淩皆春氣浹洽所到魂即紐于沉滯亦焉所逃乎故願魂之歸來步步近人無遠遙也拔招

兎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曰湛湛江水上有楓則是在秋冬之間爲望春之詞也大招曰青春受謝則是既已春至爲實望之詞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知不落東西南北處即時歸根復命矣屈宋一輩尚未透此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露雨淫淫白皓膠只白皓即水天一色膠字妙粘着不待既　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走到日出處也只如此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蜮射人無形方避楚國之蜮豈可復入蜮窠中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嬉笑傷人楚國正多此輩莫又相逢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楚國深不可測者已多向北何爲

湯谷即陽谷炎火千里謂南方地熱南方多蛇蝮蛇㝡毒纔一被嚙必割去其肉則得生不則毒行即死矣虺小蛇之㝡毒者王虺首有王字也蜒長也蜿虎豹成羣也鰅鱅鰐魚也短狐一名射工即

所謂蜮也含沙射人影被射者輒病豕首縱目被髮鬤只人熊也縱目其目直也熊見人執手而笑笑訖則吮人血立死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代即漢文帝初封處中國極北地也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敷語確是受用人苦不自知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鷄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

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歰嗌只清馨凍歙不歠役只吳醴白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招魂先宮室示以室家之好也大招先飲食以鬼神所歆者先飲食也用意各有所重

六穀言五穀積囷之多設陳設也菰粱謂胡飯也臑熟也鼎臑盈望即所謂食前方丈也和調和致芳言所致調和皆芳香也鮮蠵大龜甘雞野雉和楚酪者以酒烹之也醢豚即今醃肉苦狗即今戌

膏以苴蓴和之切而爲膾苴蓴一名蘘荷即薄荷味辛辣故以爲膾也吳人工作羹故曰吳酸羹用蒿蔞二種蒿白蒿味香蔞蒿葉似艾生水中味脆沾濃也不沾薄不濃亦不薄也此吳酸之所以妙也鴇肉其妙在炙鳧肉其妙在烝炶以水烹之煎以火炕之臛以薄粉傅之無菜之羹也鶉宜炶鰿宜煎雀宜臛各從其法以和其味鰿鯽魚也遽爽食之遽飽存者若而存之不忍棄其餘也麗華夷之稱麗以先者生人以食爲先魂旣歸來首以此

原缺